景德傳燈録　十七十八

日

日之函入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
9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一十八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州白馬遁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文庫 17
W17
9
010185192828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大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郢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　六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鵞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七人見錄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大光山玄禪師
宋州淨覺和尚
鄂州永壽和尚
漳州藤霞和尚
華州崇勝澄和尚
鄂州靈竹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錄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牟和尚

台州湧泉京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臥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雲蓋山景和尚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

道德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丱依師稟教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耶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闍黎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卽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黎他後有一把茆蓋頭忽有人問闍黎如

何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阿那箇山堪住師曰阿那箇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黎占卻也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黎師合醬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衣服下不明大事失卻最苦師乃謂衆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

敢多也更著甚方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
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
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
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
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
路不逢人可觀上座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即
今作麼生觀曰道卽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必闍黎
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曰請師
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痒和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
師曰趁雀見也不會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

我喚虔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開卻門問馬祖
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
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
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
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
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
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
曰不見道無蹤跡（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
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

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
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
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有一僧出曰
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
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
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稠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
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
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
窻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
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迥峭巍巍

時如何師曰孤迥迥峭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案山
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
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
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判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
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
密語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
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
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
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

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
無益傷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
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八
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
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
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精得妙
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卻
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
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汝彊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
事須是恁麼人旣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

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
不干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
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華簇
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
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
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
鍵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所欽風唐天
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
方便敘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
跏趺長往今本山影堂存焉敕謚弘覺大師塔曰圓

敍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黄氏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闍黎名什麼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眞師曰即相即眞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

難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闍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脣(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功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為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什麼師曰刀斧所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向什

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卻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師問彊德上座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

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遇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巳何師曰誰奈我何曰為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孝滿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

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
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
入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敕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云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為復別有道理還斷得麼只如這僧舉問曹山伊還有會處麼忽爾問上座年多少別作麼生祗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塡溝塞壑問如
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
能吞父母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為什麼被兒吞師曰
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
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為什麼
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

更採此子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
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
云不會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
吟石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石霜
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

枯木龍吟眞見道　髑髏無識眼初明
喜識盡時消息盡　當人那辨濁中清

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
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
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

章句師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要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七門人奉眞骨樹塔敕諡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 第二世住亦云中洞山 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 雲居膺進語云終不敢孤負和尚[illegible] 下煙生洞山云步步玄者即是功到[illegible] 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太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太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被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

餘月每白和尚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
曰嫌什麼有僧舉前語問洞山洞山云闍黎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東禪齊云此三
人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阿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什麼處又謁德山問曰遠
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
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
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止
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
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攝衣八稔
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
徒五百餘衆法無虛席上堂示衆曰夫參學人須透

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
參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
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
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
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
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
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卻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
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
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悟
去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

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
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
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
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
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
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又曰
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
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
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

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
向汝道什麼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
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
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太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
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
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襛家麼
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道者
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
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

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難得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東禪齊云是什麼是問訊與上座十二時中是什麼時節）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師梁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隕于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上間搬柴下間鋤地時第一座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麼生曰反仄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二千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什麼却

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
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
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一日車駕入寺燒香帝問曰
這箇是什麼神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
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爲榮枯師後遊河朔於平
陽示滅荼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三終
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敕謚寶智大師無爲
之塔
京兆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
自印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

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
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眞假
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後
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佯狂而
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
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
有師曰爭得到此問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麼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

路上馬躝卒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為少父耶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群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號青林和尚）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价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

長長三尺餘　鬱鬱覆荒草
不知何代人　得見此松老

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鎞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

謝師醫師便打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

曰是箇什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何必即問三千里外鄉白馬及乎到來爲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干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勿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蟇吞却月黃龍云不奈何僧云恁麼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蟇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後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這消息來師

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來平由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主來趁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衆無對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先住蘇州寶華山 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含玉鑛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局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掛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爲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踢不著曰恁麼時如

景德傳燈錄卷十七

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聞世界壞時此箇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摽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十一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十一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洞山曰通闍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省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鑁頭通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是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圍剗門戶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滅後敕謚證眞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者來禮拜問曰今白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耶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侍阿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麽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聻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櫚樹否曰恁麽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擧唱然曰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卻長生山也玄沙聞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虧矣厥後衆緣不備果如仁和尚所記僧問如何是不遷義

師曰落華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倶集
營齋聲鐘焚香白衆曰香煙絶處是吾涅槃時也言
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撫州踈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
時有齧鏃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詮量者諸方
三昧可以諭乎矬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
不問踈山老漢僧無對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
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
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
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怤道者作麼生會怤曰

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怤曰箇中無肯
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因鼓山擧威音王佛師師乃問
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
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
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四世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
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
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
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
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叢四脚指天師

遷化時有偈曰

我路碧空外　白雲無處閑　世有無根樹
黄葉風送還

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師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出焉）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

取一白師入浴院見僧踢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卻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爲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箇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兒且置有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纔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

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闍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已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口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行思禪師第六世

台州瑞巖師彦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沉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然巖頭頻召與語徵酬無忒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臥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

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
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
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
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什麼合不得師曰
無同可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
曰排不出曰為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
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
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
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息怗至舍乃見兒婦
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
存諸別錄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
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
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
後如何師曰是什麼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
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本分事師曰拋卻眞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

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卻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陞座斂衣乃曰珍重少項又曰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間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麼僧擬進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座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子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眾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

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擧寒山
詩問師曰百鳥銜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
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
山時如何師曰攲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
師曰古劍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
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
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
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
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
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

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奄
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
對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
曰上座僧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
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衣示偈曰

迦葉上名衣　披來須捷機　纔分招的箭
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
次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

條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太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師後參法眼方明厥旨住金陵報恩院）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

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什麼卻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俜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

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
巘巒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
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什麼不端嚴
師曰不從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一世住僧問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
爲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縁認果如何
是果師曰雪内牡丹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

渡深溪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
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僧問隨縁認得時如何師曰
汝道與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諱父德時如何師曰
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
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
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
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
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狢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
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世住 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
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
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
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
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
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
空駕鐵船嶽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僧問
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
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
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
曰道得即去時年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問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
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磕

擣磨磨不得忘卻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
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毿毿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
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
無折箸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
機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
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
道土木瓦礫是問曰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
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
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卻無家風
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
師曰盤飣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
連嶽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
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
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
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
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

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華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華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眞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之曰汝遠遠而來睚睚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鍬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蹋倒鍬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眞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

道一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爲知巳喪身曰爲什麼卻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卻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巳在紅燄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行刻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爲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牟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院泉問去甚處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

依附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鑊斸
斷市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
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
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
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
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
曰文殊正作鬧曰正作鬧時如何師曰不向機前展
大悲

新羅臥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
垂手曰為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
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先住天台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
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
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
你守内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師曰古冢不為家問如

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卻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體得爲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音釋

覞音顯 倭烏禾切國名 汭而稅切 醭普木切白醭也 靸蘇合切鞋草屧也 郭泝桑故切逆流而上也 稔如甚切年也 蟾蜍蟾視占切蜍常如切蟾蜍蝦蟇也 鎞邊迷切掠器也 鑛古猛切銅鐵朴也 啗徒感切食也 杉𣟴杉所咸切𣟴山戛切杉𣟴竝木名 矬昨禾切矮短也 筈古活切箭筈也 媼烏老切女老稱也 莞戶版切小笑貌 矮於駭切矬短也 犴寒岸二音胡地野犬也 狢余玉切獸如赤豹五尾 拓他各切斥開也 擣都皓切舂也 毶先含切毶毶者毛長貌 飣丁定切貯食也 一睴胡本切困視貌 斸陟王切斫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七計字一萬三千六百五十
該銀七兩一錢一分
安城沙門可震對　長洲徐普書上元昝現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一十四人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弇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箇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

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閲楞嚴經
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
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
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日雪峯上堂
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
曰忽遇明鏡破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
尚脚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
時各歸師乃呵云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
見我開遮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眞實
爲他卻總不知看恁麼大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

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
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
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讚是汝既
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
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靑生聾底
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眞實何
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
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
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
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

能講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
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說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
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
大悟何處有遮箇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
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樁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
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腳和尚子稱道有覺
悟底事我今問汝只知巔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
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
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覷得不
妨出得陰界脫汝髑髏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

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
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箇
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
似揑目生華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
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華相喚作顛倒知
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
衣爲沙門相卽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
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
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讀過
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

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
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
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
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
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
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
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
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
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
事亦如寱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為識得知麼識

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
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
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
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
精明湛不搖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
急不覺妄為澹淨恁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
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
畏若無道眼亦不為究竟何如從今白博地凡夫不
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
我如今立地待汝覷去不用汝加功鍊行如今不恁

麼更待何時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衆曰是
汝眞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
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
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
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卻自
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
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
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
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愶嚇得汝直至釋迦
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

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
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
人如似在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卻了更展手問人乞
水喫還會麼夫學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
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
苦忍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
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亦得覯去且況
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
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啝啝地被
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

麼學事大哲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
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
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
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
靈靈是汝眞實爲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
瞌睡時不是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箇喚作
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
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
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
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眞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

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
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喩
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
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此金剛
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
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
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
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
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

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卻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卻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為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

地鎖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遮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峯令訪于師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

歸宗柔 別拊掌

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畬
田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為兩段師
以杖抛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
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指一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
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依
報只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世界
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
火鑪曰火鑪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
脚跟未點地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
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

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師
上堂良久謂衆曰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
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
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
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
到遮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卻去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曰用自已作麼僧問從上宗門中事師此間
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
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
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

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只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
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
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
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覯
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
九年是方便只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
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
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去不可是汝修
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
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子還如指月所

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
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卻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
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
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
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亦休　此箇來蹤觸處周
智者撩著便提取　莫待須臾失卻頭

又偈曰

玄沙遊逕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
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
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
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
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乃吹之。文桶
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
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什麼 師有
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
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

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無
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
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法眼
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
若道不會法眼為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 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羅漢云
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師答云。三種病人即
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惟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
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恁麼作麼。師曰雪峯
山橡子拾食來遮裏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
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

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虚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喚什麼作如來)僧問師學人為什麼道不得師曰噎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什麼)問凡有言句盡落圈䙡不落圈䙡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

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為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若的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知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沙)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師曰潮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普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斷看

僧問孚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卻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為什麼卻成山鬼窟去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覺云叢林中道恁麼來何處得無縫還會得著不著

韋監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即上座不曾到曹山韋卻起禮拜師曰監軍卻須禮此僧此僧卻具慚愧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撿得出許上座有行腳眼

西天有聲明三藏到閩師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箸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藏對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卻是和尚謾大王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

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者閉卻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爲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汝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二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眞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什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謂曰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卻門問學人作入叢

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昇梯時一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卻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别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礦爲塵敢保勿閑人東禪齊云只如鏡清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濬流逮今不絕轉導來

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後之雪峯疑情冰釋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

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雪峯然之。
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
自此醻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　唯人自肯乃方親
昔時謬向途中覓　今日看如火裏氷
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
不曾到。師曰為甚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
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為當只遮箇
別更有。曰上座見什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
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
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
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
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
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
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
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
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
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毳客憧憧。日
資道化。後閩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

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
悉歎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
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
到者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
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
事如何師曰但知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
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
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明歌詠汝尚
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
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

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
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
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什
麼節要齊得長慶若擧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
巳師卻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
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
較些子便下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
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
麼師謂衆曰我若純擧唱宗乘須閉卻法堂門所以

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
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卻
師有時示衆曰總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
總似今夜老胡絕望玄覺云甚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
一般各有道理衆中道總似如此嫌什麼道總似今夜甚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悟在又安國瑫
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號來耶曰
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瑫曰什麼處
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
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
昨夜報慈宿師曰拍春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

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問古人有言相
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將前語
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僧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跳頭曰
見師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
羅山見新製龕子師以杖敲之曰大煞豫備羅山曰
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吽師上堂大衆集
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
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
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
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

問師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師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迴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白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練師展兩手閩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遮一轉語大王自道取吉）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舁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

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
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怤永嘉人也姓陳氏丱歲
不食葷茹親黨彊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于
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
人曰溫州人雪峯曰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
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
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
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
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

尚請一轉問頭雪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
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曰孤負殺人雪峯有
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
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
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
聞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
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
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怤布衲
因普請處雪峯舉溈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
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

量曰恁麼即不如道恁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
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
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
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
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
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
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
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廣
擊難之退謂人曰怤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
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箇在師曰

今白遇人又不遇人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
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
鰻鯬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鯬鰻鯬不見闍
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慎初護末問學人未
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
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
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
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
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返招其
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

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口僧卻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鬬百草師卻問汝會麼曰小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

輸你也僧到參師問闍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為國曰清淨莊嚴為國師曰國以何為佛曰妙淨眞常為佛師曰闍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荅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眞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

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
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
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之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即道曰
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
有路不歸時如何師曰遮箇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
是心師曰是即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
曰是不是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
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
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
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卻問

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
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
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
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搊住曰是我道
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卻打也師
曰得對相耕去僧舉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
曰百丈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
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棒了趁出院
僧禮拜師曰作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

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作人便是籠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不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己逐物（法眼別云畫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箸插向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箸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喫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卻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去）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荼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母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卻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為什麼道斫卻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

天雲峯普請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箇是什麼人語雲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雲峯向禪牀上著雲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上逢一僧放下藤叉手立其僧近前拈雲峯即蹋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蹋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卻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住崇壽時有一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稠云此一轉語卻還老兄東禪齊云如長生意作麼生師嘗訪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

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得有失上座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雲峯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雲峯曰放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雲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闍黎荒卻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忽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

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
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
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閩師署禪
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鵞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
安因思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
緣而止鵞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
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虚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
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
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

闍黎不奈何曰爲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
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
什麼處去師曰大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先一句
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
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
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
問如何是鵞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即是師
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入焉知問
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
正迷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

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
清問如何是卽今底師曰何更卽今清曰幾就支荷
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
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
何行履師曰動卽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
冢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闍
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
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
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
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
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
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
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早
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
年來舉唱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
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合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烏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動舊時波曰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睹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摹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

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叩禪
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
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
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
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
峯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
揚宗教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
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
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
尚師曰不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

師有函有號有部有袟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
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興來蓋爲人心不等巧
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
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
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
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
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
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
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聞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
流食鹹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僧

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犴狢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阿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款款師卻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將取去（東禪齊拈云此二尊宿語還有得失也無若有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若無得失大諸人未具行脚眼在）問如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吽問如何是向上一關

棖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還自恥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

長慶

代云久承大師在衆向得造次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爲諸仁者剃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

直下猶難會　尋言轉更賖　若論佛與祖
特地隔天涯

閩師禮重常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洸然省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

是常靈底甬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遮漢來遮裏捕蠓問耳自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眞箇聾漢漳守王公欽尚祖風爲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瑫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閩帥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有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白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弇先住漳州報恩院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卻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

税問諸餘卽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
拜師上堂曰咄咄看翫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
莫埋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
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卽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
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上堂於座邊
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眞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莽遊閩越升
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
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
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卻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

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
取此子乞取此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
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
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
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
荒卻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
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
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
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
師次居越州鏡淸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

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為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遮

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師曰寒山送溈山又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鷂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

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講開法禪衆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傅大士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于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賊剗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擧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聞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鋩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鋩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滯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入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入不會師

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塗土鄉師道風請居龍册寺終焉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八

音釋

瑫吐刀切　弁音卉　艇徒頂切船小而長曰艇　謴古困切　劑才詣切限劑分量也　覯古候切見也　椿株江切橛也　寱研計切寱中有言也　愶虛業切恐迫也　瞌苦盍切眼瞌也　譸張流切譸張誑幻也　畐拍逼切滿也　圈禬圈去圓切禬丘愧切　窒陟栗切塞也　膊補各切肩膊也　啖徒濫切食也　嗢噦嗢烏沒切咽也噦於月切嘔也　歠殊悅切飲也　喘昌兗切喘息也　羶尸連切羊臭也　祛丘於切禳卻也　遘古候切遇也　袠直質切書衣也　棙郎計切　抖擻抖多口切擻思口切抖擻振舉之貌　黠胡八切黠慧也　鷂羊笑切鷹鷂也　寘職吏切安著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録卷十八計字一萬四千零六十箇

該銀七兩三錢一分

松陵沙彌宗遠對長洲徐普書進賢洪以忠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